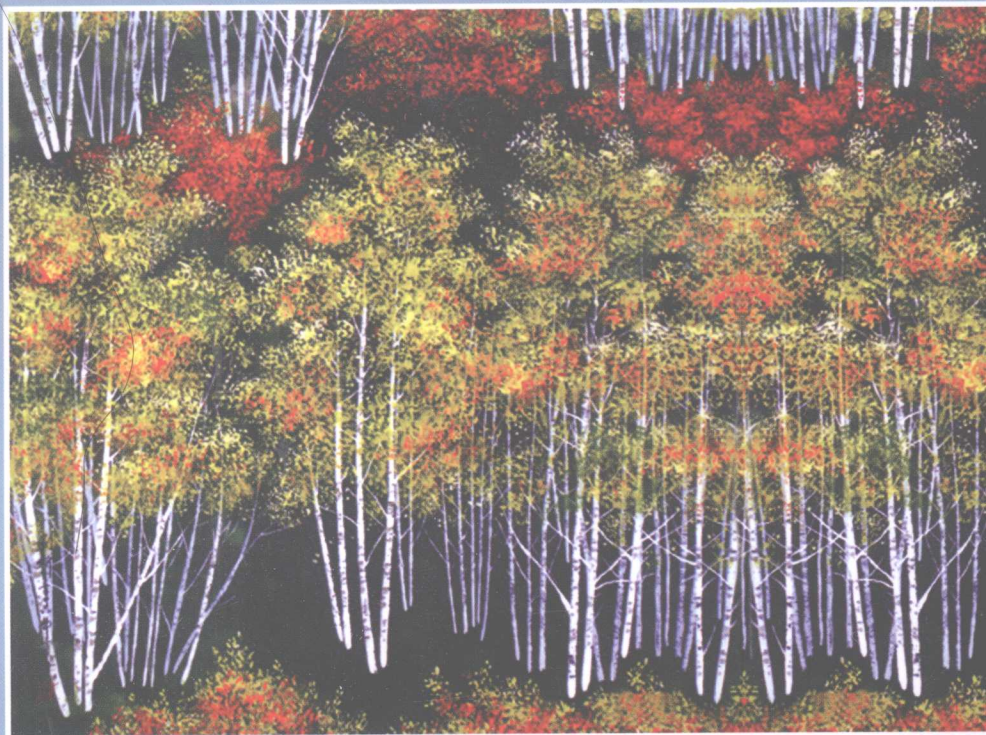


JIQINGYIRAN

激情依然

刘 炘 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激情依然

刘忻 著



刘忻 于兰州

甘肃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情依然 / 刘焯著.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80588-675-6

I. 激… II. 刘… III. ①广播事业—中国—文集②电影
事业—中国—文集③电视事业—中国—文集 IV.
G229.2-53 J9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4064号

激情依然

刘焯 著

责任编辑: 田园

装帧设计: 贺永胜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121 (编辑部)

0931-8773269 (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com>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588-675-6

定 价: 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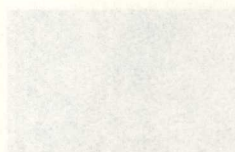
(如发现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可随时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 | |
|-----------|----|
| 走进雪峰的怀抱 | 2 |
| 二道川躲过劫难 | 6 |
| 戈壁夜汽车抛锚 | 10 |
| 怀揣 34 元出山 | 14 |
| 画笔扭转了人生轨迹 | 18 |
| 那间厕所暗室 | 22 |
| 线条与色块的乐趣 | 26 |
| 精心绘制村图 | 30 |
| 平淡温馨的小城 | 34 |
| 鸣沙山下蹲点 | 38 |
| 鼓楼下的锣鼓声 | 42 |
| 八年没有离开铁锹 | 46 |
| 最终选择了电视 | 50 |
| 览尽密室精品 | 54 |
| 莫高窟的暖意 | 58 |
| 夜宿铁楼山寨 | 62 |
| 感动阿勒泰 | 66 |
| 库乌依出现奇迹 | 70 |
| 县长就是好“阿肯” | 74 |





78	直飞伊犁河谷
82	CAM 的划时代变革
86	班禅大师与电视摄像
80	改则的来信
94	翻越大青山
98	突破 213 公里记录
102	守望孤岛的布金
106	在大学的“末班车”上
110	迭山峡谷里受阻
114	铁齿峻岭上遇险
118	南洋椰岛上深造
122	争分夺秒抢时效
126	角逐在千佛灵崖
130	赴东瀛架友谊“桥”
136	残垣断壁下的遭遇
140	牵人魂魄的“2·16”南湖水面
144	再现 75 分贝的千古奇音
148	探寻差异背后的神秘力量
152	— 一个个体户的忏悔
156	创新栏目的尝试
160	在西海岸有惊无险
164	“5·5 黑风暴”之后
168	干新闻慎之又慎
172	飞往撒哈拉之南

停火间隙穿越边界	176
哈玛丹风下的原始土堡	180
全家赴渝赶考	184
珍贵的精神财富	188
跻身大台话语权的殿堂	192
在同构中异构《陇原颂》	196
关键要用好文艺资源	200
“地球之肺”上的阴影	204
雅克·贝汉给我震撼	208
有幸抓住了时间	212
探访马塞部落	216
“怎么老是在开会?”	220
感受自然界的和谐	224
呼唤生态化的电视	228
和谐中放歌心声	232
境外媒体的启示	236
错失 26 年的珍贵记录	240
感受“国门”的神圣	244
夜访台北“兰州街”	248
丁亥年的新春寄语	252
无尽的精神“游牧”	256
淖尔浪山那边的医生	260
退一步海阔天空	266
后记	270



充满激情的岁月啊
丰富我的视觉
滋养我的心灵
充实我的人生
带着我的梦想
伴随我走过青春、淌过壮年
给我力量、激情与智慧
让我沉思、超越与奋进
使我执著、纯粹与感恩
.....





走进雪峰的怀抱 1968年11月

ZOUJINXUEFENGDEHUAIBAO

火车汽笛的一声号叫，立刻引起了车窗内外一片哭泣声、告别声。接着，车窗西移，人群消失，眼眶模糊。摇晃了一天一夜之后，在月色的笼罩下，列车停在了800多公里之外刮着凛冽雪风的玉门镇车站。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5日的下午，我们挤上了一辆盖有篷布的卡车，接我们的大队书记何玉堂说：“这是班车，半个月发一趟。”

辽阔空旷的戈壁荒原上是满眼的黄土礅石和骆驼刺，远处古铜色蟒龙似的山峰蜿蜒伸展。一座名叫“照壁山”的平顶大山就像一堵大照壁一样横亘而立，滚滚的昌马河蜿蜒而来，把昌马围成了一个封闭的高海拔盆地。所以，昌马是玉门市8个公社中唯一坐落在祁连山里的一个公



从玉门镇南的戈壁进入昌马盆地，车路沟大坂是唯一通道

从车路沟大坂直下10多公里，就到了昌马盆地





和周志明
居住的房子

社。它边远落后，市上的干部好几年也去不了一次。

我们的汽车像一只漂泊于汪洋中的小船在戈壁上行进，扬起的尘埃如同在瀚海中划出了一道道波浪。汽车剧烈地颠簸着，浮土弥漫了整个车厢。

我们禁不起颠簸，剧烈地呕吐起来。吐得面部发凉，脸色蜡白。经过3个多小时，越过90公里戈壁山隘，汽车终于到了昌马。我们一个个“土人”挪动起麻木的双腿，翻下了车。夜色将至，迷迷糊糊的我们被队上的车马接到了闪烁着微黄灯光的土屋里。满眼人群晃动，老乡们热情地帮我们卸行李，给我们倒水，一个个咧着嘴憨笑，当我们拨去夜雾，

看清了那一个个黝黑的憨厚朴实的面孔时，心里才踏实了许多。

我们开始自己料理自己。第一次打水时，真不敢相信，大水坑里竟然站着许多牲畜，原来这是涝坝。这里牛群喝了驴群喝，还有偶尔回到家门上的羊倌和驼户，也要把饥渴的羊群、骆驼群赶到这里畅饮，到处都留下了粪便。我们不得不把水面上的“漂浮物”一一刮走，舀取一些干净的水。烧柴也苦

坏了大家。冬天还好，一到夏天，我们的柴草是有上顿没下顿，往往是锅架到灶上才到处去找柴草。急的时候，恨不得见什么就烧什么。有趣的是出门抬头一眼就能看到队里猪圈棚上的枯树枝，只得顺手抽上几股，以解燃眉之急。时间一长，那圈棚上就空了一大片，队长发现后虽然很生气，但也不好发作。三队知青姑娘们遇到的事就更荒唐了。她们野外拉沙时，挖到了几大块朽了的棺材板，她们不知道，竟然惊喜地高呼：“这不是好烧柴嘛，还到哪里找烧柴呢？”为了怕丢失，她们还特意扔在自家的房顶上，等以后慢慢地用。此外，在吃粮上，也有各种矛盾。有的队全是

1969年1月，分配到农建11师的西北师大附中的学生在风雪中的玉门镇车站下车
(吉光安提供)





■ 在昌马公社河岸大队落户的几位兰州铁一中知青

(潘仲华 提供)

清一色的小伙子，油水少，有的一顿饭能吃十二碗面条，加上吃粮没有计划，所以粮食消耗得很快。先锋大队的几个知青就这样给吃断了粮。那天早上，队长照例去叫他们出工，怎么全院子里静悄悄的，房门紧闭。原来大家都睡在炕上不起床，却把饭锅、盆子和炒勺等全挂在屋沿上，以示抗议。公社书记王宝玉知道后，把队干部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很快就给知青们拨上了口粮。

队上安排的对“四类分子”的批斗会、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会，又一次绷紧了我们的阶级斗争的弦。一次，农民姜占秀大娘的忆苦教育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于是，我给队长说，

能不能以她为典型办一个阶级教育展览，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托人从玉门镇买来了几十张马粪纸板、一些白纸和颜料。周志明写起了解说词，我伏在炕

■ 1969年春天，河岸大队的刘队长在和各生产队队长学习毛主席语录，布置春耕生产

(刘秀文 提供)



头边设计版面，边绘制插图，武海鲜和曹霞则当下手，忙里忙外。十几天后，画出了整整三四十张展板，挂满了好几间房子，解说下来需要个把小时。队里的农民认真地倾听着这些曾经发生在自己身边而又

被我们高度直观化了的故事。谁知道，公社还要求我们到各大队巡回展出。于是，两辆牛车满载着几十张展板，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巡回展览。冬日的暮阳在粗狂的荒野上延伸，苍穹下平坦无碍，一片清霜，苍凉而磅礴。我们蜷伏在牛车上，听任两辆牛车信马由缰地踏着缓慢的碎步，蠕动在荒寂凄冷的野地上。5月中旬，市上在昌马召开了有8个公社

153名知青和居民代表参加的“玉门市下乡知青城镇居民家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验交流大会”。公社书记王保玉在总结成果时说：“水峡四队的4名知青经过忆苦教育，主动搞了阶级教育展览，不仅



■ 我们落户的水峡四队队长刘清华一家

在本大队展出，而且在全社进行了巡回展览。”

度过严冬，春节临近。知青们纷纷开始回家，但队长只准了周志明和武海鲜的假，却没有准我和曹霞的假。我们四人脑门一热，决定给他来个先斩后奏。大年三十那晚，回家的急切心情搅得我一夜没有睡好。2月18日，是正月初一，我们一大早就起床出门，只觉得眼前一片耀眼，一夜的大雪覆盖了这个荒芜和寂静的山窝。只有未落上雪的涝坝边沿、田埂、芨芨草墩、树丛和庄子在与洁白大雪的对比中，才清楚地勾勒出了这里简约质朴的轮廓。我们悄悄地挎上提包，提心吊胆地来到百十米远的山口子附近，等待昌马水库工地上司机大崔的到来。两天前，他答应捎带我们回兰州，并且约定了时间和地点。在那个大风口上，劲风刮起的残雪呼啸着扑打着我们，冻得我们一个个瑟瑟发抖。只一阵工夫，我们就被风给吹透了，四肢冰凉，耳朵发疼，立刻觉得全身没有了热度。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寒风冻得我们僵指裂肤，泪花在眼眶里滚动。“大崔是不是忘了？”“是不是他已经走了？”要是再

不来，让队里发现，那一切都完了。我们盼望着汽车的声音，几次竟天真地跪倒在雪地上，把耳朵贴近冰雪路面，试图通过地面的震动来判断有无汽车行进。正在大家极度失望的节骨眼上，远处传来了几声“嘀！嘀！”的喇叭声。喇叭声就像一剂强心针，使我们激动和兴奋地跳了起来。接着，一辆大卡车真真切切地停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动作利索地跃上汽车，驶向车路沟大坂。

真是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在没有篷布的车顶上，迎着雪野上的寒风，任凭雪花和冰屑无情地打在我们脸上，丝毫没有撼动我们归心似箭之情，却第一次真切地饱览了河西走廊大雪覆盖下严冬的冷寂、空旷和苍凉，饱尝到了生存的艰辛和困苦。1000多公里颠簸不平的路程，我们走走停停，竟用了6天时间。当到达兰州时，已经是大年初六了。

■ 冬季的祁连山脚下，气温经常在零下二三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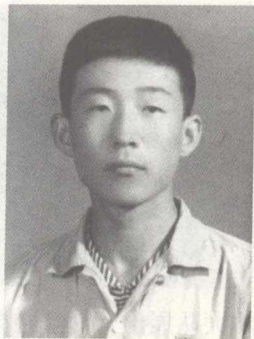




二道川躲过劫难 1969年7月

ERDAOCHUANDUOJIANAN

夏秋多雨的季节，高耸入云的香茅山雪峰虽略欠风韵，但仍不失雄浑磅礴的气势。它的脚下，是开阔的二道川，这是一片望不到边的荒原草地，离公社 20 多公里。



▲ 1968 年的作者

横冲直撞的疏勒河就
从这里经过，它把这片荒
原切割成百米深的河谷，
咆哮着流出昌马，向西流
入无际的戈壁荒原。敦厚
的山里人在“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让高山低
头，让河水让路”的精神
迷狂的年代，放着几万亩
水地不搞精耕细作，却在
没有资金，没有水文资料
的情况下，舍近求远来到

这里毁坏生态，搞提灌开
荒滩。1969 年夏天，我们
100 多名知青和农民一起
住进了地窝子。在百米高
的悬崖上开路，在狭长的
河滩上开渠。

▼ 疏勒河上游的河道。疏勒河出昌马，经玉门，西流安西、敦煌，注入罗布泊，全长 637 公里，现在已经断流，仅至安西，当年我们开挖的引水渠在此河道左侧的河滩上



地窝子，一听就知道它在地下。只要在地上挖出两米多深的方坑，然后上面搭上树干，盖上芨芨草席，糊上泥皮或者盖上一层沙石，留出一处通道就可以将就着住人或当仓库。我在近百米深的河谷里挖了一段水渠后，去卸水泥。整天把50公斤重的水泥一袋一袋地从拖拉机上卸下，再运到两米多



■ 门前的水渠和土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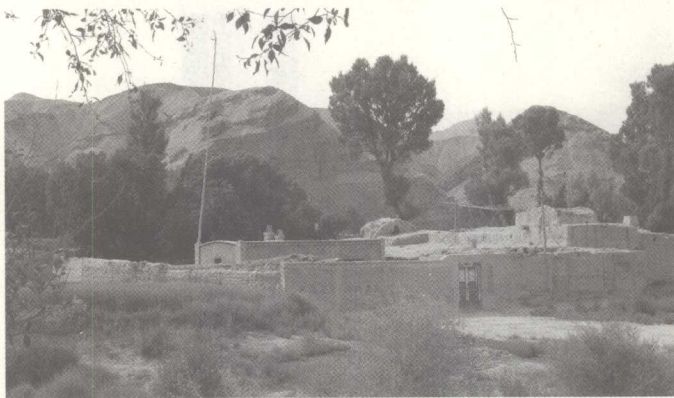
深的地窝子里。这活不仅累，还特别脏，装卸时飞扬起的水泥灰灌得人满头满脸，再和大颗大颗的汗珠搅拌在一起，一会儿就凝固成一条条沟痕。一个个像土猴子似的，只有眼睛在转动。我那件洗得发白发脆的黄军装禁不起水泥袋的撕扯，划开一尺多长布条，掉在背上，来回

晃动在屁股上。

装水泥的地窝子足有五六六十平方米。那天我正和七八个知青一起干活，忽然，我看见通道一侧约两米多高的礅石岩体上出现了一条细细的缝隙，由上向下慢慢地裂开，缝隙在变宽。“不好，有问题！”短暂的一闪念，我不假思索地在通道里大声地喊叫起来：“快跑，要塌方

了！快跑！”通道里的几个人闻声后拔腿就往外跑，我和另一个人被架子车挡在里面，已经来不及向外跑，只好快速地向最里面的相反方向跑去。只几秒钟时间，通道的大沙岩体倒了下来，接着架在礅石立面上的木料、芨芨草席、泥土沙石在轰隆隆的响声全部坍塌。我只觉得眼前一片黑色，淹没在滚滚的尘灰里，呛得人喘不上气来。心想，这一下完了！过了好一会儿，几束光柱透过草席的空隙射进了沙尘弥漫的地窝子，它如同充满希望的光辉，让人眼前一亮。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头和全身，不疼，没有被

■ 我们居住的庄子上有三四户人家和一处油坊，紧靠在山脚下



■ 简陋的土炕使我们抵御了寒冷，有一次烧过了头，险些把被褥烧着



激情依然

7

激情依然

砸伤，只是成了落满水泥和沙土的土人。多亏了那些我们垒起的高高的水泥袋，是它们救了我们的。

那段时间，我感到一种体力和心力的极度疲乏，实在是太累了。挖的是石头，搬运的是水泥。没有星期天的期盼，没有长假的希望，没有蔬菜和油水，只有白水面片炆葱花或者辣子醋拌拉条子。最现实的期待就是下雨后名正言顺地休息。大家内心都潜藏着一个期盼：“老天爷！你美美地下上它几天，上不了工，我们就可以好好地解解乏气了。”那天晚上，旷野上空泛起一片阴沉的黑云，经过一夜酝酿，第二天一早终于发出了沉闷的雷声，接着就下起了雨。雷雨就像一道放假的命令，大家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齐刷刷地钻进了地窝子或干打垒中。很快地，整个旷野被阴雨的线条融合在一起，分不清天和地。我当时已经从地窝子里被换到地上简陋的小土房子里，一溜儿的麦草地铺上，足足挤着五六个人。这时，个个都像一夜没有睡一样，倒头就睡，接着就鼾声大作起来。

屋破偏逢连天雨。仅供防风的泥皮房顶根本经受不住连绵阴雨的浸泡，雨水开始从房顶一滴一滴地滴下来，滴在我的脸上，滴在身上。慢慢地，身上也湿了。没多久，脚下仅仅高出地面几公分的麦草地铺外已经满是雨水，铺上不少地方早已淋得到处是水。就这样，雨



■ 河岸大队的部分知青在公社门前合影留念

(刘秀文 提供)



■ 长年在油坊里干活的刘生会和他的子女

滴竟然没能把我从极度的疲乏中扰醒。在朦胧的睡意中，我一会儿在胸前放上一个盆子，一会儿又在胳膊旁放上一只茶缸，一会儿又在身上放上饭碗。不知多长时间过去了，我身上及周围已经足足摆了五六个家当，以期能在这个可贵的时间里苟且享受一阵那短暂漂泊中的安稳。其实，我们脚下的地铺四周都已浸泡在雨水中，但在这个时刻，在这些角落里，只有三种声音：哗哗的雨声，盆盆罐罐的叮当声和此起彼伏的鼾声。

七月，二道川的雨越来越多，河谷里的水位渐渐地高了起来。河谷上方

始终笼罩着一片挥之不去的阴霾。河水在深谷里碰撞出巨大声音。我们的心绪像坠入了幽暗阴影覆盖的梦魇之中，预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一天下午，沉闷的响声一直不断，山里下了大雨。一会儿，河谷里下起了雨。我们正准备撤离，突然，山洪裹挟着一个个浪头从河谷的拐弯处猛地蹿了出来。眼看着一个夏天挖出来的几十米渠道就要被吞没，眼看着一辆辆架子车、手推车和一些工具将被淹没。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价值观的激励下，我们数十名毫无经验的知青和农民，一个个扑腾扑腾地跳入水中，在齐腰深的洪水中抢救漂浮在水里的车辆和工具。大家冒着危险，一根筋地蛮干了大半天。大水还是无情地冲毁了引水渠道。

至此，提灌工程随之无声地收场。

30年后的1999年夏日，我又魂牵梦萦地奔向二道川。穿过树林，穿过村庄，穿过河滩。越过沙地，越过古河道，越过天生桥。寻觅到了当年鏖战的地方，依稀辨认着引水渠、食堂、工棚、地窝子。

时光如梭，物是人非。30年前愚昧无知的悲剧灰飞烟灭，早已转化为我们少数参与者心中的伤痛。“人

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眼前的香

■地窝子就像潜伏在地下的碉堡，只有一个出口



光荣榜

每月评比先进，以表扬先进，树立典型，激励后进，促进生产，提高教育质量，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大批人才。各系、部、科、室、班级、个人，如有先进事迹，请及时报校革委会，以便评比。

姓名	性别	籍贯	职务	事迹	评分
王德成	男	山西	工人	热爱劳动，不怕脏，不怕累	95
李小明	男	河南	学生	成绩优异，乐于助人	88
张小红	女	河北	教师	工作认真，为人师表	85
刘小刚	男	湖北	干部	作风正派，办事公道	82
陈大伟	男	浙江	工人	技术精湛，认真负责	80
赵国强	男	山东	学生	遵守纪律，尊敬师长	78
孙文杰	男	安徽	工人	吃苦耐劳，团结协作	75
周俊杰	男	江苏	学生	勤奋好学，积极进取	72
吴志远	男	江西	干部	诚实守信，待人友善	70
郑为民	男	福建	工人	爱岗敬业，勇于奉献	68
王志强	男	湖南	学生	全面发展，成绩优秀	65
李伟强	男	广东	工人	创新意识，开拓进取	62
张宏伟	男	广西	干部	清正廉洁，严于律己	60
刘国强	男	四川	工人	踏实肯干，任劳任怨	58
陈志强	男	云南	学生	热爱集体，团结同学	55
孙文杰	男	贵州	工人	责任心强，工作细致	52
周俊杰	男	陕西	干部	为人正直，处事公正	50

■ 1968年12月，西北师大附中校革委会公布了第一批插队的高初中学生名单

(吉光安 提供)

茅山依然巍峨挺拔，刀削般的河谷崖面依然耸立，滚滚的疏勒河水依然昼夜奔流，长满了黑柴和骆驼刺的荒原依然是那样的空旷和静寂。





戈壁夜汽车抛锚 1969年9月

GEBIYEQICHEPAOMAO

“快起来！快起来！房子都快泡塌了！还睡。”在一阵“咚咚咚！咚咚咚！”的急促敲门声中，我迷迷糊糊地听到队长在斥责我们：“你看这些倒灶鬼，把个院子给淹成啥了？哎！”

我和志明被叫骂声给惊醒了。“快！啥事？快！”只听“扑通，扑通”，我们的双腿掉进了冰冷的水中。睁眼一看，满房子的水眼看就要上炕了。四只鞋像小船一样漂在水面上。炕前用土坯垒起来的炉子，早已被水泡软，栽入水中。从两三尺宽的门缝中往外一看，院子里也是一片汪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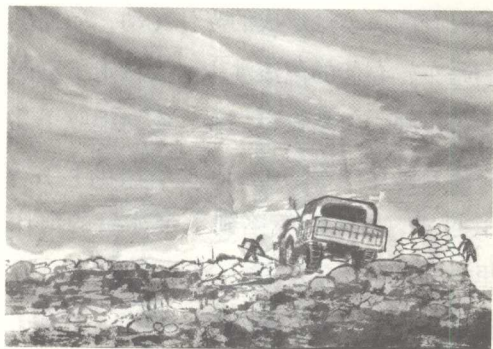
我们吃力地拉开了房门，跑了出去。赶忙去砸

▼ 知青武海鲜和曹霞居住的
房间



这里有不少适宜放牧的草滩

海鲜的房门，把她叫了出来。当我们三人环视一番后，惊出了一身冷汗：从门前高出院落的菜地里流出的水漫过了地埂，流到了院子，淌进房子，还把院子里队长精心存留的两堆精肥给冲得只剩下一点点了。我们意识到这是昨晚浇水惹下的大祸。问题出在那块菜地。队里在我们门前分给我们一小块菜地，让我们自己种点菜。昨晚队里浇水时，队长让我们顺便把它也浇一下。平时，总觉得浇水也没有什么难的，只要在地块上挖开水口子，再在大渠里堵个土坝就行了。谁知我们对水的流量估计不足，再说那块菜地也实在是太小了，用大渠里的水浇它，只是瞬间的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结果水灌满后，流入院落，窜



▲ 这张插图弥补和再现了汽车抛锚之夜的情景

入房间，就这样整整淌了一夜。酣然大睡的我们竟没有丝毫的察觉。

一晃就到了收获的九月，昌马却像进入了深秋。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小绿洲涂抹上了一层金黄，它预示着这里最美的季节正在走向终结。那天，我被安排去交公粮，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面对两百斤的麻包，心中忐忑不安。我能行吗？该到我们交粮了。没有一点疑问，唯一的活就是背麻包。我没有任何退路，犹豫了一下后，既不示弱又不情愿地走到秤前。当两百斤的沉重麻包一下子压在我的身上时，只听到身子骨一阵作响。我咬着牙关迈步向前，竟能蹒跚前行。这时，心里既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兴奋，也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兴奋的是我竟然能够背起这么重的麻包，说明我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酸楚的是我从小到大，哪里干过这么苦重的活？要是让我的爷爷和父母知道，肯定会让他们难过死的。可能是饿了的缘故，我背了一阵麻包后，开始心慌气

短，头上冒虚汗。问题还不止此，那天说什么也不应该穿那双“空前绝后”的塑料凉鞋。光脚板穿塑料凉鞋，在脚汗和重力的作用下，越走越滑。不知怎么一走神，一脚踩到一些洒落的豌豆上，心想这一下坏了，但为时已晚，只觉得脚下一滑，仰面朝天，麻包甩在了一边。当大家扶起我的时候，略感到一丝疼痛掠过脚面。谁知回到队里时，脚已经红肿成了面包，痛得踏不到地下。公社卫生院检查后说是趾骨骨折。

冰雪祁连怀抱的玉门，即使夏日的早晚，也能明显感受到雪峰袭来的凉意。九月底，山脚下的河沟里已经结上了一层薄冰。骨折后的脚面一阵阵地作痛。那两天，武海鲜的母亲生病了。她坐卧不安，心急如焚，给队长请了假。9月24日，我和周志明陪着海鲜搭了个便车，赶往玉门镇，把她送上了东去兰州的列车。在外面毫无目标地转了两天后，我们准备返回。傍晚时分，我们四处搜寻进山的便车。在当时能找到便车并且得到允许，是一件很

▼ 过秤交粮是农民一年里最重要的大事

